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廷筠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張曾效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五

宋欽宗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詔求言監察御史余應求先為校書郎嘗上奏畧曰獻言者皆曰夷狄外侵而邊鄙未寧為可慮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為可慮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彊為可慮臣以為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罷不急之

務減無名之費躬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害財之政用  
計數之臣治轉運之法則財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令  
高買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勵士氣付之  
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彊詔特賜章服 自  
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復沮抑言者故當  
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諺 丁卯金人  
犯濬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  
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敵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



數千人敵因不得濟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初敵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二千騎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其言州縣無備邀取金繒暴宮禁間事者皆藥師之為也已已詔親征先是太學生陳東率在學諸生伏闕上書畧曰臣等聞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

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邊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至是黼竄永州黼賣官取賊無厭

京師為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閣黼至雍  
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黼罪請誅之取  
其首以獻勛削官放歸田里繼而羈管循州尋賜死彥  
亦賜死皆籍其家 上皇如南京 庚午以兵部侍郎  
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李昉副之聶  
山為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  
綱待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  
綱語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

廷辨考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考莊即具奏詔綱立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

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  
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將用  
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知兵  
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  
曰李綱莫能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懦儻使治兵願  
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即命除綱  
右丞內侍王孝竭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  
上色變曰卿等無執朕將親往陝西治兵以復都城決

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  
守為然上意稍定即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謂綱曰  
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受命與稅同出中夜上  
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擐甲  
乘輿服御皆已陳列綱厲聲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  
願扈從以巡幸乎皆呼曰願以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  
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  
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至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

且敵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  
上悟始命輟行 辛未上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將士於  
是固守之議始決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  
軍都指揮使曹瑁副之 白時中罷坐主出奔議也

李邦彥起復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仍兼門下中書侍  
郎趙野王孝迪門下中書侍郎蔡懋尚書左丞簽書樞  
密院耿南仲同知 壬申詔每路差近上內侍一併督  
帥臣將勤王兵入援 癸酉翰林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

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也自敵騎扣河梁方平燒橋而遁敵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旋行無復隊伍敵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哉是夕金人攻宣澤門李綱臨城募敢死士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初治都城四壁守具凡四日治具粗畢而敵抵城下矣以鄭望之充軍



前計議使高世則副之望之即行少頃敵亦遣吳孝民至甲戌鄭望之入奏引見金使吳孝民奏曰上皇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歡好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執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昉奉使鄭望之高

世則副之 乙亥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上命李  
綱督將士扞禦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綱登城督戰  
自卯至申殺敵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  
敵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康雍丘扶溝鄆  
陵僅存敵耻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  
董有鄰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  
也 李旻鄭望之等在敵營斡里雅布見之需金五百  
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匹衣緞百萬疋割大原中山

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為質望之辭以親王年幼  
乞遣郡王望之再三言之韓穉雅布曰遣親王郡王各一  
人至河即還宰相候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韓穉  
雅布遣蕭三寶奴耶律忠王訥等來 丙子詔大金所需  
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不  
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  
恐未能敷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  
用者限日下於戶部尚書鼎山等處送納又詔蕃衍宅

諸王金銀絹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司官察視曾  
經賜帶各家有見在金銀只今納元豐庫若敢隱庇轉  
藏並行軍法諸宮觀寺廟奉先普安諸墳六尚局諸局  
并開封府公用金銀拘收納左藏庫 時從王孝迪之  
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都城大  
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  
為之一空李綱因對奏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  
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

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綱因巡城傳聖旨收榜人心稍安以康王為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閣見宰執李昉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親王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曰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謂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亦不足充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大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信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

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  
擇使與之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今有司會  
計少遲之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  
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  
執皆謂都城患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  
足較也綱因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  
金人歟我此徐議也朝廷即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以  
李鄴高世則為送伴使副綱尚留三鎮詔書不遣幾少

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為後圖也 庚辰張邦昌從康

王詣敵營 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

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

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 丁亥靖難軍節度使河

北河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

原秦鳳兵至闕下既入見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

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

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

敢知也 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  
節制歸一不能濟願勅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老而  
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暲可也於是別置宣  
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以平仲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  
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  
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  
一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託以機密不復闕報自是權



始分矣 太學生陳東又言梁師成當正典刑詔黜為散官命開封府吏押至八角鎮殺之 癸巳李綱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等是日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聲勢然其實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角一旦之力為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

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錮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二月丁酉夜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敵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姑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甚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敵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逗遛半月重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劫掠糧

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許以成功當授節鉞平仲議欲夜叩敵營生擒韓里雅布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敵人皆知之敵先事設備故反為所敗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陽門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敵騎出沒鏖戰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

却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臺諫交言  
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所殲無復存者上  
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  
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  
罪綱以謝敵也 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  
東上閣門事王球使斡里雅布軍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  
書以往仍就迎康王 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  
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

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小挫亦豈足為辱況示怯示弱竒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

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  
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  
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閤然騷動弗安其  
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  
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  
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  
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  
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

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於是軍民數萬人擁伏闕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衆指李邦彥數其罪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百姓乃擊登聞鼓山呼震地開封尹王時雍

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濋奏於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言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嚮而磔之號於衆曰此逆賊也即矯詔曰殺內臣者無罪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李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固辭



上不許命復節制勤王師种師道亦歸其辭士庶知二  
人復用遂散時師道實不罷盖外議流傳之妄云 范  
仲淹追封魏國公司馬光贈太師張商英贈太保 除  
黨籍學術禁 王孝迪罷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 壬  
寅以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幹里雅布軍先是康  
王在敵營幾月幹里雅布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代之  
己巳康王自金營還 丙午敵退圍京城凡三十三日  
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

去已酉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李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兵者依軍法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用奸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燕游之地不竭爾力以廣

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詔河北堅守  
仍出奇掩擊時韓黑雅布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  
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 李邦  
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  
耿南仲左丞李棣右丞 蔡京責授祕書監分司南京  
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鷗上言賊臣蔡京以奸  
邪之術誑耀人主收天下之士以為腹心遂致賊盜蠭  
起夷狄亂華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竄京儋州尋又竄京

子孫三十三人遇赦不許量移京行至潭州而死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以召釁誤國為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以不及正刑誅為恨蔡攸從道君南下或云將遂復辟於鎮江尋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安上復命即所在斬之蔡脩亦以復辟之謗被誅童貫初貶池州居住移柳州尋下詔數其十罪追斬於南雄州貫惡稔釁盈卒以起戎胎禍流毒四海雖醢其軀不足以謝天下云 楊時兼國子祭

酒敵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尼瑪哈攻之不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不克遂分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自李綱建議盡遣城下兵追韓里雅布之師及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尼瑪哈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於上前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上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潯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

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當時行移文字出於  
密院者則令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  
適從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中書侍  
郎靖康之初首為宰相而因循失措者吳敏與處仁也  
奸巧自營而廢國隄防者恪與聶昌也詔金人要盟  
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  
咎已黜元主和議之臣又詔种師道等往助三鎮播告  
中外使知朕意命李綱迎上皇於南京夏四月上

皇至京師 復春秋學官 追復呂公著等官 五月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從楊時之請也徽猷閣待制譚世

勛又言亦不當以安石從祀不報 六月丙辰太白熒

惑歲鎮四星聚張 壬戌彗出紫微垣 秋七月除元

符上書邪等禁 彗出東北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

徐處仁吳敏罷以唐恪為少宰何臬中書侍郎陳過

庭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聶昌代之李回簽書樞密

院事 九月金人陷太原始尼瑪哈久攻太原不下乃於

城外築城居之分兵防守使內外不通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尼瑪哈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金人盡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擒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提舉單孝忠三十六餘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初尼瑪哈烏實伊都自太原幹里羅布達蘭棟摩自燕山會於山後草地避暑且議事及秋乃還議者謂尼瑪哈烏實伊都



三大帥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而我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冬十月竄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於是落職宮觀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以綱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 丁酉幹里雅布陷真定府帥臣李邈措置乖謬本路兵馬都鈐轄劉塈率衆盡夜搏戰城上敵人初攻北壁塈力拒之至是偽移攻東城邈復趣塈往應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敵

人忽鼓衆憑堞而上城陷李邈不能死為敵所擒竊猶  
率衆巷戰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  
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金人所守遂之孫氏園山  
亭中解絛絕脰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亦不屈死之 戊  
戌幹里雅布尼瑪哈以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伊都蠟書并  
割三鎮差楊天吉王芮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  
弟鄭王并太少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命王  
時雍曹蒙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絹增歲幣并祖

宗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宿師暴露日久  
欲厚犒之天吉訥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先是幹里雅布軍既還尼瑪哈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迪  
等以和議之書上之尼瑪哈聞幹里雅布獲金帛不貲而  
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數輩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  
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虜抗且彼既領  
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  
不遣有都營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訐詐以  
情告館伴邢倬曰金國有伊都者領契丹精銳甚衆  
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敵倬遂以聞大  
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倬賜伊都納衣巾中仍賜倫等  
絹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尼瑪哈所首以其書獻之尼瑪  
哈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  
帥從長措置尼瑪哈遂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

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  
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  
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  
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  
東入麟州為尼瑪哈遊兵  
所得故敵以為辭云

尼瑪哈陷汾州知州張克戩堅守以待敵俄聞朝廷分  
河東為兩路隆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命守臣救汾  
兵未至而城陷克戩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  
家死於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愍 下哀痛詔命兩  
河互相救援 雨木冰 壬子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

號命康王使幹里雅布軍先是王雲奉使軍前回稱金人  
索謝和議禮物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 尼  
瑪哈陷平陽府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  
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  
統衆屯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  
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  
此而使戰乎金人領精銳師寇回牛嶺於山下仰望  
官軍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進

前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  
凡官吏皆縋城而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陷 追王  
安石所贈王爵 辛酉种師道薨上臨其喪哭之甚哀  
後諡忠憲 十一月甲子康王入辭上賜以玉帶撫慰  
甚厚王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戊辰  
雲至自軍前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取汴  
都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 己巳集百官議三鎮於延  
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

溥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當  
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會李若水歸自尼瑪哈所  
慟哭於庭必欲從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  
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桌謂唐恪  
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  
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梅執禮建議清  
野尋召孫溥及執禮入對議遂定 癸酉晚金人至河  
外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有羅索大

王者曰南兵雖多不足畏之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 乙亥命康王再使幹里雅布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輦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為皇叔上尊號十八字 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知使王訥來云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為言陞對殊不遜有奸臣輔闇主之語上下洵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書敕何棗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



河之命何也橐不肯書因請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  
守至晚詔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  
渡河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  
風而潰京師聞之閉門清野 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  
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  
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  
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 庚辰康王至相州 壬  
午康王次磁州州人殺副使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

相言金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  
撤近城民居令運積穀入城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  
嘉應侯廟百姓遮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誤初  
言二太子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臣亦保無他今果  
如何雲乘馬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去也或  
曰已有萬人守北闕雖欲行不可耿延禧高世則諭雲  
勿與辯雲曰人言何足恤徐進至廟民心益忿至厲聲  
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

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  
五六十里即有蕃兵王尚書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  
人諭以不復北行衆乃引退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  
為敵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答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  
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百餘騎沿路訪問欲  
邀襲王王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寧磁人殺王雲不令  
北去且聞敵已南渡故復回相以俟聖裁王令韓公裔  
訪得他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知者何棗

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尚書右丞遣耿南仲使斡里雅布軍聶昌使尼瑪哈軍許以大河為界且告和

甲申初下詔清野內外驚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有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餘人稍定未幾罷清野指揮民間鼓舞而鐵騎已逼城下矣乙酉斡里雅布犯京師初种師道聞真定太原皆陷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結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使錢蓋得檄各統兵赴闕會師道卒唐恪耿南仲專務議

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已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下寧不激怒乃止兩道兵令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却於元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河南道軍往金房安復州及寇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効勇及東西路弓手七萬人分四壁守禦大風拔木張叔夜帥師入衛初上以手札趣叔夜提兵入衛叔夜即自將中軍二子伯奮伯熊將前後軍凡三萬人

至尉氏遇賊遊騎轉鬪已丑至京城屯於玉津園至是勤王之師無一來者東道總管胡直孺為敵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傳措置四壁 閏月唐恪罷以何臬為右僕射 甲午金人陷懷州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謀張潛統制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初城既陷尼瑪哈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衆不降又問淵等同對云某等與知州

一體皆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尼瑪哈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幾無噍類 丙申陷拱州 尼瑪哈犯京師屯青城 戊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率牙兵千餘下城與敵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 庚子金人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 癸卯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敵營欲燔砲架遙見鐵騎王師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溺隍死者以千數 聶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

不奉詔為鈐轄趙子清所殺剗其目碎切之昌附南仲至顯位每佐佑其說以誤國論卒至禍變天下以此罪之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士誨詣金營請和乞罷攻城幹里雅布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地大臣過營再講和好敵以洞子屋負土填壕戊申命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初虜攻城日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邸奉使至磁



相間為士民所遏不得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宰臣視奏猶以大字為難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仰其拯國顧惜一大字非計也於是募武學生秦仔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齎詔皆假閤門祇候惟仔先至出宸翰云檄書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帥陳邁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嗚咽望闕拜恩軍民感動 壬子復遣曹輔馮澥及仲溫士誨使敵營

癸丑仲溫士誦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棗至軍前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不暫止敵於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中砲傷王燮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迫逐敵衆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冰陷裂卒驚亂敵衆臨岸效死迎敵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 乙卯大雨雪彗竟天 丙辰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禦人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敵兵

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金帥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敵騎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衝仆之殺敵兵三千人敵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胷橫卧血中士卒見之心懼欲潰又王宗漣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碗卒不與軍士皆怒出怨言再

召策應不肯就募京城闊遠斥候音問不相接妄傳語  
言相鼓唱將師莫有以身先士卒而禁制之故兩日之  
間四壁卒皆下 丁巳先是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  
及城陷金人令若水歸報趣何棗來議事若水入城見  
上曰金人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棗及濟王栩  
為請命使午後棗栩回同金人四人來議和御史中丞  
秦檜右司員外郎司馬朴相繼納款軍前 戊午上御  
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傳宣撫諭兩國已有和

議各令歸業何棨鄆王楷詣軍前請和金人謂棨楷曰  
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金人所期在割地而已  
又欲邀上皇出郊棨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憂已病  
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 己未何棨再往軍前詔  
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  
咨爾衆庶無致驚疑 辛酉車駕詣青城尚書右僕射  
何棨中書侍郎陳過庭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從二酋  
相見上與語惟尼瑪哈應答琅然斡里雅布唯唯而已 十

二月壬戌車駕留青城 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  
於相州 尼瑪哈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  
關白晚有榜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  
切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更令知悉 癸亥車駕自青  
城回父老夾道山呼拜於路側 甲子上御祥曦殿百  
官始造朝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 金人索金一  
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朝廷令  
羣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買金銀金

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  
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括金帛御史監視納數敵索京城  
騾馬詔除見任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限三日赴開封  
府納隱留者全家行軍法賞錢三千貫於是自御馬而  
下得七千餘匹悉歸之 甲戌金人乞割河中府解州  
許之 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敵騎充斥攝大名尹張  
從請王移行府以河水方堅自相至大名雖涉河而地  
里不遠密邇王室發勤王之兵為便先是金帥遣使者

致書且傳二帥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  
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徃先是輔回稱不知康  
王所在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尚書省火 雨雹

丁未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  
皇帝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帥尼瑪哈亦遣真珠大王  
同使臣八人入賀 壬辰金人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  
詔敵再三易之遣中書舍人張徵行以曹輔不見王而  
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庚子車駕復幸青城



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以問蕭慶慶答云須  
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鼎李若水亦欲上親行上將從  
之會尼瑪哈致書以諸國畢集加其王徽號請再幸營金  
使有高尚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以  
行可也上欲無往恐敵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孫  
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賓客輔皇太子監  
國傅仍為留守戶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城桌以下  
皆從至晚遣王孝竭歸傳旨議事未畢來日入城 詔

令王若冲邵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遣閤門宣贊舍人符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畧無外援比者敵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所請求靡有不從終未肯歛兵而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結集自保土疆使予中國不失於蕃夷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 辛丑車駕在青城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減七百餘人遣

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  
令先歸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鼎執政馮澥曹  
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升吏部尚書莫儔中書舍人孫覲  
尚書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  
宮初上幸敵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足各  
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  
而敵來索不已於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  
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優之家 丙午

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  
駕還闕二帥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

是日通奉大夫劉韜死於敵營韜守真定有威名敵人  
知之欲用為尚書僕射許以家屬行韜不可手書片紙  
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必死也乃以衣  
條自經於城南壽聖院 己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  
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疋詔令權住納  
庚戌大風霾 上遣中使還城中以陰雨打毬之會

未成尚須少留自上再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  
抵南薰門不可勝數至有焚火於臂或自燒其指或望  
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  
不聊生於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  
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啓祝聖回鑾  
祈晴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權秘書省校書  
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釋經板并  
館閣圖籍納敵營二月辛酉朔車駕在青城乙丑

都人傳聞軍前已擊毬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人至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周禮義內侍藍折醫官周道隆等稱各有窖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帥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掘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於是開封府復根括立賞限陳首京城大恐丙寅敵塹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京撫諭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

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  
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  
而吳玠莫儔自敵營持文書至今依戎主詔推薦異姓  
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  
傳等讀詔號絕即以狀態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  
趙氏敵以非其主本意却之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  
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  
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開封尹輔斬為首者一

人乃止初太上皇遲疑未行金令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金取內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效禁中所為及來邀上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遣并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為真定府走馬承受真定陷金人置之軍中用事云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



傳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并儻來督脅不已  
傳言於衆曰上蒙塵託孤於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  
從皇太子徃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  
薰門范瓊以死扞拒不令出傳留宿門下初太子將出  
人情洶洶瓊慮變生以危言警衛士然後益兵擁衛以  
出於是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  
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聞傳金人已定  
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

道簽狀推舉若不從便屠城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  
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  
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云是日不書議狀者惟  
孫傅張叔夜 壬申取傅及叔夜往軍中 癸酉吏部  
尚書王時雍戶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官赴秘書  
省士庶僧道赴朵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戴事時孫  
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  
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吳玠莫儔持往敵營御史中

丞秦檜不書獨具單狀云敵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 甲戌拜儔齋敵牒據文武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為皇帝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橐已下隨上在軍前人並取家屬 戊寅敵遣元隨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為敵所殺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

五事肆罵不已尼瑪哈大怒即圍丘下敲殺之時年三十  
五若水將死奮罵愈切敵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  
數今南朝惟李侍郎者一人 初若水之出使也修武  
郎王履副之使還遷觀察使抗敵不回卒以俱死履臨  
被害畧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今天卒無言  
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 癸未城內復以  
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段四萬  
八十四匹納軍前 康王次濟州 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昌攝位朝士無貴賤多拱手臣  
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 乙酉敵以金銀不足  
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  
尚書禮部郎陳知質尚書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同見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辯對  
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緡  
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  
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長官也敵不勝其

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幾死殺執禮等四人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 延寧宮火元祐皇后因廢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初上與李若水大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及行也時六官有位號者皆從二帝惟后以廢得存 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令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外迎邦昌用申

時入城邦昌與百官交拜於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返以付范瓊即入懋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廳募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初革既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又引太學生吳鉅朱夢說徐仁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衛士殺妻子以圖迎二帝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命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惟兵部尚書呂好問監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革將起兵

其參謀吳銖等曰事急矣緩則且泄有不測之禍是夜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闥曰邦昌以翊日受策請舉事革以衆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遂與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謀給革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少變革為人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於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門佯



為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馬  
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  
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蹈受冊畧曰咨爾張邦昌  
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  
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  
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於御牀西側  
別置一椅坐受官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  
閤門使傳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

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大抵往來議事者并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 乙巳邦昌往青城見金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樓櫓其四乞俟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帝其七乞借金銀犒賞金皆許之

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覲張澂譚世勣汪藻康執  
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蕭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秘書  
省官等亦從之先是敵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  
回其八人不回皆平日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棨  
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  
遣回令舉家北遷 丁巳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  
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  
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

下皆行幹里雅布軍護送由滑州路進發 戊午金人漸  
下城令戶部尚書邵博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敵既  
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偽置官屬安撫士民至  
是率驅而北 己未敵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  
邦昌詣敵營辭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  
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 夏四月庚申朔大風  
吹石折木 車駕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尼瑪哈軍護送  
由鄭州路進發 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

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

呂中曰靖康元年正月因太學生陳東等六賊之論竄殛王黼朱勔李彥等此舉差足以快天下之憤然敵已至城下矣寇迫京師始謀避狄以李綱一言而更為城守之策既已堅守又以李彥一言而更為卑辭之請种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老敵師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擊之計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為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為可用而復之自二月金人退至十一月復入寇凡閱十月宜上下協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堂方爭立黨論臺諫方追論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辯黨之



禹不已陷真定兩河咽喉已塞而朝廷猶集議存棄  
三關地孰便范宗尹等七十餘人欲與之秦檜等三  
十六人欲勿與金人嘗謂吾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  
我已渡河矣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  
緩則遲疑而又變其說此靖康之所以敗也以四海  
之大無一人可以係天下之望而大臣多出蔡京父  
子童貫梁師成王黼之門敵既以無人狎中國天下  
亦以無人輕朝廷獨李綱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  
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  
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敵退之後數陳出師  
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不憂則讒  
間蠱起遠謫遐荒矣而大臣如李邦彥張邦昌吳敏  
徐處仁唐恪聶昌耿南仲終始以割地請和為言皆  
墮敵人計中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敵人之以和  
誤我也何梟孫傳猶以為地不可割謂金人之志不  
在割地都城既陷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

始而反信於城陷之後辜天下之望成不治之疾由  
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靖康之禍視石晉亦無以  
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  
人亦極力以禦之若非杜威之降敵晉未亡也契丹  
之取晉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燕取兩河再渡河  
再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始實  
誤之也其始也開釁召禍其敗也又欲速和以免禍  
靖康之賣國降敵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主和之  
人即宣和開釁之人也誤宣和者小人之魁而誤靖  
康者小人之積習也惟張叔夜一人帥師入衛其後  
北邊卒不入其境不食其粟惟吳革一人欲出兵與  
之決勝其後謀起義兵卒為范瓊所殺惟劉韜與太  
學生徐揆二人死於敵營惟李若水罵賊而死他臣  
尚忍言哉嗚呼我祖宗以仁結民心未嘗妄殺一人  
以義結士大夫之心未嘗濫誅一賢者建隆開其源慶  
厯以後浚其流此治平丁未以前所以中外無事也



自安石行新法而祖宗以仁結民心之意失矣自司馬光等凡幾追貶劉安世等凡幾竄逐而我祖宗以義結士大夫之意失矣章子厚則因安石之所未甚者而甚之京黼則反因章惇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此靖康小人所以被禍最慘也然吾觀河東河北陝西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間迄於紹興迨十年寧不皆降敵太原孤城羸兵饑民尚二百六十日不下中創一郡被圍歲餘而後墮壽春一有敵百計死守凡且受攻而不能拔朝廷割城與之而其民閉門以拒之則吾民之不能負吾祖宗之仁者多矣士大夫受國厚恩而反忍於降敵忍於事異姓忍於背君父則士大夫負吾祖宗之義者亦多矣為吾祖宗之民者猶知有君民之義而為吾祖宗之臣者不知有君臣之義甚矣其可痛矣哉

宋史全文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六下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 潘廷筠

編修<sub>臣</sub> 裴謙履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 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 張曾效

謄錄監生<sub>臣</sub> 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六上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母曰

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  
室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  
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稱旨嘗侍道君習射於鄆  
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入寇淵聖受禪

敵騎抵城下遣使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為質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敵寨時列兵四遠上意閒暇如平日會都統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敵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之曰為國家何愛身耶敵由是憚之不欲上留更請肅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上在相州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京師使人秦仔齎蠟詔命上為兵馬大元帥上捧詔嗚咽二年

即建炎元年

三月

丁酉金人以張邦昌僭位夏四月庚申朔金退癸亥邦  
昌冊元祐孟皇后為宋太后御延福宮探事人張宗得  
金人偽詔及邦昌偽赦并迎立太后書上揮涕大慟期  
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固諫乃止戊辰邦昌尊  
太后為元祐太后入居禁中恭請垂簾聽政以俟復辟  
庚午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  
退處資善堂壬申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為書貽上  
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

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  
諍而去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  
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  
右矣不恤也 癸酉張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  
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二帝出郊旣蒙塵而  
未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為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  
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  
之心上不許 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緬惟藝

祖之開基實自皇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  
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  
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  
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  
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先是呂好問  
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煩詞臣遂命汪  
藻草書看詳行下 乙亥金人陷陝州知州事种廣死



之監酒務劉達戰死都監朱弁監甘棠驛孫旦遇害  
丙子范瓊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錄京城彈壓之  
功也 戊寅直龍圖閣朱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壻  
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來衛 宣總司前軍統制韓世  
忠膚施人少年善鬪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  
官公事陳豫惜其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已  
而為王師部曲從討諸盜屢有戰功是以其軍赴京師  
遂衛上如南京 庚辰上發濟州命張煥孔彥威劉浩

丁順等悉以其軍從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米會上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 癸未上至南京乙酉張邦昌見上伏地慟哭請死上以客禮見且慰撫之 忠州防禦使屈堅為金人所殺 上皇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觀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五月庚寅朔上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沉下僚禁從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應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常平散歛青苗錢穀亦令住罷祖宗以來上供皆有常數後因奏請增加當裁損以紓民力州縣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並行禁止應臨難死節出使軍前及沒於王事優

與褒賞應于民間疾苦並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陳述

龜鑑曰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高宗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遼國已三歲矣以夷事夷然猶背之豈能終事我哉戎心之不臧天實知之於是亟生吾聖人以平之我高宗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也是時金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甚馬安知其不加諸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大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不虞荐至敵於我俟命我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子河而河水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楊祖自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

之日劉光世自鄜延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況賜祀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卯謝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任然必俟道君便可即真之札然後不得已而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矣

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辛卯尊靖康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史冊可令

國史院差官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龜鑑曰罷青苗錢捐常平穀裁損上供歲增之數禁止州縣納租槩量賦歛違法之弊是所以回建隆至仁之脉而曩時誤國害民如京貫黼勳等子係更不復叙又所以懲崇觀不仁之轍詔改宣仁謗史追貶確卞邢恕此張敬夫所謂此撥亂反正之閔綱古今人心之天理也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業而垂諸無窮也

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范訥為京城留守 癸巳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  
門下侍郎耿南仲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薄南仲之為

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 甲午資政殿學士李綱為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

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

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傅亮通判滑州亮為人

勁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

下未歸則臣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為悖傲不遜降

通判河陽 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 乙未

宋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

不與僞楚事故擢用之 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  
自是受僞命者稍稍引退矣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  
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行至太  
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畧謂和不可信守未易  
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  
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  
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  
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



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  
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  
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  
法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下侍郎簽書樞密  
院事曹輔薨始輔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  
整兵伍二曰彊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馭  
用之四曰經理盜賊恩威並行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  
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

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  
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衛禁旅合十餘萬人靖康末衛士  
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  
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  
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  
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  
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定  
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

張俊苗傳等並為統制官又命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  
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中書舍人朱勝非兼權  
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常  
憑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戊戌詔故尚書吏  
部侍郎李若水忘身殉國知死不懼可特贈觀文殿學  
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修職郎王倫  
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改傳  
雱為祈請使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

為界 已亥手詔天下曰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  
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  
異賞非戎備無僦工若羣臣狃於故習導諛諱過大臣  
蔽賢所舉非實臺諫糾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  
赦 李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  
官鮑貽遜統勤王兵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方孟卿檄  
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殺掠如故綱至  
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桀驁不以

時登舟欲乘間遯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路權安撫  
司事李彌遜謀大擒羣賊於轉運司執德與其徒聶旺  
皆磔於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 庚子詔以靖康大臣  
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  
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吳敏移柳州責授  
秘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遂責提舉南京鴻慶  
宮李稅於惠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提舉  
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

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共政稅文中望之鄴皆使虜請  
割地者故責之 辛丑詔張邦昌可依文彥博例一月  
兩赴都堂先是御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  
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  
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  
岐又請罷綱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  
岐乃退 壬寅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東  
南茶鹽公事尚書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置司真州

時東北道梗鹽筴不通楊祖言真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賈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 試開封尹徐秉哲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 癸卯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院編修官 乙巳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

薨叔夜旣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  
者曰過界河矣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死時上聞叔夜  
與御史中丞秦檜之忠遙拜叔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  
使檜落致仕充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梟孫傅  
輩以誤國故不得錄梟至北邊不食死傅北遷後不知  
所終 丙午追貶蔡確蔡卞邢恕坐誣謗宣仁后且自  
言有定策功也 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之

大事記曰吾觀元年金之入寇三道也不惟監司帥  
守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驤維州之韓浩潁川



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趙  
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隸  
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閱桑景詢曹謂  
郭忠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縣官  
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一將一校如李政杜績  
趙叔皎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三人  
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  
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揮已不謄報於河之東北  
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使忠  
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曹勛自燕山遁歸宣仁皇后令勛奏上以再使  
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上 庚戌徽  
猷閣待制宗澤知襄陽府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

有是命 乙卯監察御史張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恭  
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誰為此謀者  
今亟還京城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  
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  
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一舉五利而陛下不為不知誰  
為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  
渡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  
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

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諭旨留之乃罷所言職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初遣傅雱使敵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乃更命望是月皇叔光化軍節度使士儂知南外宗正事士儂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 六月己未朔新除尚

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故主  
議和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  
上不報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至姑熟中丞顏岐  
遣人持劾副以遺綱上聞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董耘  
往勞又命執政燕綱於金果園綱力辭上趣召入見於  
內殿綱涕泣上亦感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忝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  
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則不當為相則不可

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曲留聖慮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於淵聖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謝 新知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其二論

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  
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  
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奸藏慝嫉賢蔽  
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上  
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庚  
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其一曰  
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  
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俎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術也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

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克而二聖有可安之理矣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



康臣以為皆非計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榜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罪廢之人不當盡復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願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五曰議偽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膝於偽庭者不可勝數宜等

差定罪以勵士風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宜一新  
紀綱信賞必罰七曰議守大略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  
禦以扼敵衝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  
閹宦女謁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位固寵而  
不敢言遂至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九曰議責成大  
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  
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  
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

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偽命二章不下 開封尹徐

秉哲梅州安置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

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

巡幸劄子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

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

府以備巡幸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

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上曰執政

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曰臣請與之廷辯上

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猶力  
主之綱詰難再三曰邦昌當正典刑而反尊崇之如此  
何也況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  
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  
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伯彥  
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  
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遽竄之受  
偽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乃出綱奏 詔置檢鼓院於

行宮便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  
乃置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封  
事僉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 呂頤浩為徽猷閣直  
學士知楊州宣和末頤浩為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人  
入寇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 癸亥中  
書侍郎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 太傅同  
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李  
綱言偽命臣僚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意議廢

趙氏又受偽命為執政宜為罪首上顧呂好問好問曰  
誠有之時徐秉哲已先竄於是移王時雍吳玠永州莫  
儔全州並安置

龜鑑曰公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獨  
留中而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莫甚  
於僭叛莫甚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  
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之所  
以未遽行此以祖宗不忍輕用刑誅不忍於殺大臣  
也顧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  
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  
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  
皆無所不忍傳曰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  
管蔡至親周公亦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滅

也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  
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焉

故知懷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綱  
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  
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  
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  
顯著餘未有聞詔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始上知若水  
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遂自安國及劉韜已  
下次第褒錄之 李綱留身奏事上曰卿昨日內殿爭

邦昌事內侍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  
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  
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  
請以所編三君行事紀要錄以進上可之 甲子李綱  
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  
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  
邦財寬民力改敝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  
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



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上許之

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它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警耻亦可復也

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  
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知通州胡安國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  
中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珏試中書舍人靖康末三人俱  
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景衡珏間命冒  
暑赴朝安國辭不至 乙丑召張所傅亮赴行在初李  
綱旣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  
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  
一張所可用公能先國事後私怨不亦美乎潛善許諾

上悅乃召用焉 丁卯手詔河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  
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方命帥遣  
師以為聲援應州縣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  
破賊者當授以節鉞應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  
其守臣皆遷官進職餘次第錄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  
者以聞 尚書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  
汝礪自京師入見上復命為郎汝礪因對論遷都利害  
以為中原決不可舍以為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

陷狄人之計既對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  
礪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  
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  
宜亟為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酖毒上嘉納之  
戊辰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  
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  
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  
事正宜與賊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

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開封尹缺綱為上言綏集舊都非澤不可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上許之使澤知開封府

龜鑑曰自網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  
以修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  
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  
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  
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  
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剋東南官田而募民給  
佃俶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  
遣張所招撫河北王夔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  
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  
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李綱為上言河東  
北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  
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

年亦已勞矣恩卹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因今赦  
併示德意上嘉納 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

賜兩河市軍需因遣使臣賁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  
且命起京東夏稅絹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  
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應募者甚衆 頒軍制二十

一條凡師行鹵掠若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  
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  
從事 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

置射士縣五百人從之以諸路盜賊多故有此請 宗  
澤至東京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  
盜賊縱橫人情恟懼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  
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大  
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即  
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於朝廷 戊寅同知樞密  
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 宣義郎傅雱特遷宣教郎充  
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軍前通



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使國勢自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  
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 已卯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  
為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  
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  
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  
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楊廬沿

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  
南外總分為十九路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從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  
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  
軍事皆以武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  
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  
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自帥府  
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九十六萬七千五

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軍帥府兩將要郡一將網  
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  
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司幹辦

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委憲司措置京城留

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秦梓充樞密院編修官梓

檜兄也政和中用梁師成薦經赴御試除學官已而廢

斥至是以檜故用之金石副元帥宗傑卒於燕山

宗傑

即幹里  
雅布也

壬午戶部尚書張慤同知樞密院事乙酉

知開封府宗澤為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首  
抗疏請上還京繼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賊臣張邦  
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  
人心而觀天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  
京者不過如邦昌輩陰與賊虜為地願陛下早降敕令  
歸謁宗廟垂拱九重幸甚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許  
高河北西路許亢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坐流瓊州吉  
陽軍高亢至南康謀為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

宜斬之李綱言高亢大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  
軍主守倖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捍賊者知退走而  
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乃各進一官  
丙戌李綱留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熙豐時內  
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今  
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  
於西北河北之人為金賊所擾未有所歸而關陝京東  
西流而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

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  
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  
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惟  
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  
然後令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  
搔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陝茶馬司  
益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右之馬以給諸軍三曰募民出  
財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

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  
刑司潰卒廂軍各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  
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綱又言步不足以勝  
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  
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  
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  
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布以  
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

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丁亥張所借通直郎充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上皇旣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



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網諫而止又論待遇諸將恩數  
宜均一上皆嘉納之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  
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  
過齊愈於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算問之齊愈笑曰李丞  
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今建明乃爾今西北之馬  
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藝極  
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責十萬緡以養今詎堪此  
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

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恚且怨  
齊愈不樂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  
手曰適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搖手曰公受禍自此始  
矣 秋七月己丑朔樞密院都承旨王夔為河東經制  
使直祕閣傅亮為副使 庚寅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分討軍賊亂兵自宣和末羣盜蠭起至是招安赴  
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上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  
而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

術致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擊李昱斬之既而杜用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効盜益衰 辛卯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罪

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  
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柰何援筆  
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網不已故網  
以危法中之皇叔貴州團練使士瑀以義兵復洺州  
士瑀岐簡獻王少子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  
是纔弱冠也乙未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御營使  
司同都統制已亥詔省臺省寺監官減學官館職之  
半以常平事歸提刑司市舶事歸轉運司罷諸州分曹

置掾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請大夫出職  
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  
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李綱言艱難之際  
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  
貲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 辛丑詔曰  
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  
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軍以援京城及河北  
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迎奉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

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  
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  
勢寢彊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  
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  
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  
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為上言今縱未能入關  
尤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而近議紛紜謂陛下  
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

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綱再拜賀因  
乞降詔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  
竄邦昌偽命之臣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  
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 一曰諸侍從而為執政者  
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是也 其二曰諸庶官及  
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權范宗  
尹是也 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  
也 其四曰事務官者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

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鼎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留



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使者黎確  
李健陳戩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次於遠小處  
編管 耿南仲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延禧提  
舉江州太平觀 癸卯腰斬通直郎宋齊愈於都市齊  
愈赴獄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情  
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  
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  
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受偽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

議者或以為寬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  
為避狄之計來春還闕時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皆欲奉  
上幸東南故有是詔李綱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  
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  
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  
西北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脆遇敵則奔南方城壁  
又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為安臣竊以為過矣望  
乞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丙午綱與潛

善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  
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  
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  
變故不測上乃許幸南陽 同知樞密院張慤言戶部  
財用惟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姦臣誤國變祖宗轉般  
倉良法每歲失陷糧斛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  
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上命京  
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使於別館優加待遇澤謂二聖

在外必欲便行誅戮恐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  
國體莫若拘繫於此俟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特從  
寬貸及是詔下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  
浸漸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  
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  
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  
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金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  
家訐謨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以彰國

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陛下察之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鑒詔賜澤襲衣金帶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為殿中侍御史上見浚雍容靜重即欲用之黃潛善又稱其賢遂有是命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今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睢陽駐蹕咸以為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

海負山帶海為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趣下嚴詔夙期東  
幸別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屯京邑時上雖用李綱  
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珏亦言南  
陽城惡不可恃騎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  
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  
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江東經制使王玠副使傅亮辭  
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亮既行兩河響

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網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於是權始分矣工部員外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鑄錢百三十二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辦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八月戊午朔洪芻陳冲余大均周懿文張卿才李彝王及之胡思八人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之及是獄成

勤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貶竄君子以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杭州軍亂縱人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已未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泣上初未識太后比至宮中愛上如已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御營使司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前軍統



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賊之勞也時內侍康履始用事  
光世曲意承之 壬戌尚書右僕射李綱守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先是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矣  
潛善與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  
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  
存亡於此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知譖愬之言其入  
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已行事

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因極論君子  
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上  
但慰勉之網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並相之命同知  
樞密院事張慤兼御營副使 癸亥命御營使副大閱  
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  
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為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  
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數以聞其後悉令計置輕貨  
金帛赴行在 丁卯三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

義巡社令憲臣提領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  
久行前此論民兵者皆莫及也 庚午名元祐太后所  
居曰隆祐宮於是后更稱隆祐太后隆祐本欽聖憲肅  
皇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絢朱勝非失之

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學於程頤靖康中  
召為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東都  
尚書右丞許翰薦於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熙豐間  
程顥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高弟門人有故監察御

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今徽猷閣待  
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後黨禍作屏居  
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為首至大觀以後時  
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實  
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事必敗乃召時至經筵  
淵聖皇帝擢為諫官以論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  
言時之賢於上復召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  
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願

之學已而傳之寢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自售  
於時而識真者寡矣 詔真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  
士張自牧赴行在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准備差  
使 癸酉耿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

乙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  
河北招撫使張所纔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  
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自置招撫司河北  
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院事

張慤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今留京師以招  
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朝廷以河  
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  
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盜賊公行亦豈招撫司過  
耶益謙小臣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謙分  
析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翊郎王彥為都統制効用人岳  
飛為准備將彥河內人後徙居鞏懷讀韜略習騎射其  
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能與敵

角所竒其才故擢為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為人傭耕去  
為市遊徼使酒不檢上之在相州也飛以効用從軍至  
北京坐論事罪廢至是授所軍中時河東經制副使傅  
亮軍行纔十餘日伯彥等以為逗遛使即日渡河亮言  
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何  
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根柢為之請且言潛善伯彥  
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  
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

人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  
潛善有密啟明日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  
赴行在綱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豈難得綱曰  
亮謀略智勇可為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人之用  
將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語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  
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  
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於是殿中侍御史張俊亦論  
綱以為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



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  
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  
軍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任吏為姦擅易詔令竊庇  
姻親等十數事俊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上召綱  
入對諭曰卿所爭細事耳何為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  
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才方今人才以將帥為急  
恐不可以為細事若以為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  
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

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  
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  
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為  
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  
衆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  
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  
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

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  
不足慮翌日遂罷綱提舉杭州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  
十五日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  
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  
然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  
綱真以身殉國者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數月間茫  
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  
臣紛紛皆官於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

去則二事將何如哉兩河無兵則夷狄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上曰肅亦何罪但黨耳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留臣無益因力求去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陝西弓箭社弩手法養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

教閱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不果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綱所施行者是日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龜鑑曰綱之言雖忠綱之謗愈多願岐邦昌黨人也於公未至而沮之宗尹嘗仕邦昌者也於公已至而沮之宋齊愈又嘗豫立邦昌議也及與公議國事又從而沮之君子之難進易退也如此加之蒲邸舊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經制之司罷而綱之去已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盈篋綱之東政凡七十五日而所與共治者它有人矣當時挽而留之者不投之散地則寘之極典公之去就甚輕而

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網在位則措置兩河民兵相集網去則兩河無兵而夷狄橫矣網在位則叛臣偽黨稍正典刑網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網在位則幸褻鄧之策從宗澤還京之請網去則淮陽有驚而翠華南渡矣

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建炎後以黃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潛善等憾欲以

伏闕事中東然未有問也會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  
間言宮禁燕樂事上諭輔臣以澈所言不審潛善乘是  
密啟誅澈并以及東皆坐誅東始未識網特以國故至  
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上甚悔之 乙酉御史  
中丞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  
所指何事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  
本心但激於忠義未審國家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  
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

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  
今若較其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  
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留  
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  
聖慈上為宗社下為億萬生靈特賜主盟厚加任使疏  
入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章疏仍封景衡  
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 九月己丑建州軍亂 壬辰  
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於是黃潛



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 詔江池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寶為文 甲

午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丁酉詔荆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搔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仗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賫以行皆無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

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搔擾者重寘於  
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柵必令寬爽官吏  
毋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庚子宗澤自河北引  
兵還京師 壬寅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圭陞招  
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  
所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二聖北狩鑾輿未復寰宇  
痛心况陛下抱父兄之念為何如哉惟陛下至誠克已  
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陞則思二聖垂溫清之

宜御飲食則思二聖失膳羞之節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樂之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奉迎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乙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戰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一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

人運車者十有一軌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  
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  
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  
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  
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深  
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  
用者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  
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

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儻敵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御不報澤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遂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狂寇今陛下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

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珣言黃潛厚為戶部尚書潛厚乃  
潛善之親兄祖宗以來未有弟為宰相兄為八座而同  
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則不然竊聞潛厚潛善皆  
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為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祖宗  
之法潛厚身為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  
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之於有  
過之地疏入上遣張慤諭旨珣言不已於是潛厚卒改

命戊申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以所部渡河與金人戰破之遂復新興縣已酉詔謀報金人欲犯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不為久計應合行事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募民入貲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用張慙請也慙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國用賴以無乏然中書自作

酒肆議者或以為苛碎焉 士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  
副使張邦昌賜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  
持不可及是間敵以廢邦昌為詞復入寇上將南幸而  
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 乙卯詔成都京兆襄  
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  
漕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言本朝提封萬里京城號  
為腹心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乃欲去  
而之他是并心腹而棄之願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



議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及

金人戰於新鄉縣敗績彥奔太行山聚衆準備將岳飛引其部曲去自為一軍未幾彥軍復振岳飛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卮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庚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大略且言今年河流不水

請上還京消滅敵寇又言陛下奈何偏聽奸邪之語以  
巡幸為名於偏遠州軍為朝宗之地言極切至始澤所  
建明上多報可惟經三省樞密院則每為黃潛善等沮  
之至是澤條上五事臣竊見黃潛善福建人汪伯彥徽  
州人內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議無遠見議論偏頗皆  
欲贊陛下南幸既而澤見詔書有俟四方稍定即還京  
闕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西  
諸郡求軍須者皆輟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為間上遣中

使撫問既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京且言欲遣  
閭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  
此舉可保萬全或奸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  
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  
然後奉迎鑾輿復還京闕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  
心上優詔答之 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  
舊宮祠時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罪未已章再上乃有

是命 丁卯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  
制置使 有內侍自京賫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  
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  
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  
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初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國  
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  
生東頭供奉官令縉令縉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為嘉  
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擁一羊謂之

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生子伯琮是夕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已卯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為之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舷叱賊為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劾統制官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珏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世忠觀察使上下聳然始知有國

法 李則言舊制閩廣市舶司抽解舶貨以貴細者計  
網上京餘本州打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令計網費多而  
弊衆望復舊法從之 庚辰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  
務劉光世討鎮江府叛兵御營統制官苗傅從光世行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  
至是始日輪一負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  
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  
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多奉之而臺諫無

敢言者 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至鎮江  
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淵等紿賊以  
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餘騎兵戮  
於市無得脫者 戊子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鄂州居  
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  
懷怏怏不平之氣而常州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  
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  
蕭牆之內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姦罔上

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 辛卯

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傅雱

副使馬識遠至汴京詔趣還復遣倫與王弁見宗維議

事

宗維即尼雅滿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守尚書左丞兼

提舉戶部財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

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畫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  
事有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  
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



母得受復舊典也

丙午尚書左丞張慤守中書侍郎

兼職如故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丞兼

權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刑部尚書

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軍政

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

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從之 金人陷河間府

十有二月丙辰朔詔朕朝夕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

進對隨事盡言退閱四方奏牘少空則披覽載籍鑒觀

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司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辛酉初命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命赴都堂審

察除應待報人外皆罷之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

杭州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  
賊陳通出不意遂出迎淵後三日淵俊入州治命軍士  
分守諸門通等立於譙門之外淵召其首三十人至庭  
下遽執之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要斬之凡百八十餘  
人俊取杭州甲妓張穰以歸 癸亥金人犯汜水關初  
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諸帥分道入寇中原  
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邢煥為光州觀察使用右諫

議大夫衛膚敏論也膚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迺者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驚駭願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佞幸干

請而與之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  
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托乞  
御寶以行下者並重寘於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  
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戊辰衛膚敏上  
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四事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  
內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 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  
唐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  
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

地矣重聞敵已濟河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添差入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靖康末坐典砲失職有旨遠竄至是復用之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朝弄權怙寵勢可炙手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童貫譚稹梁師成之下奈何用赦復之上亟寢其命 甲戌羅索犯同州守臣鄭驤死之 丙子詔侍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容機落致仕與外任官觀既草詞衛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為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佐以自輔未聞有求閹宦於閒退之中而進用之者命遂格 戊寅言者請以臺諫論奏係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事可以為鑒戒者陳諸黼扆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為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庚辰給事中劉玉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初膚敏受命纔再旬言事至十數黃

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珏言憲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備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今一則易以廉車一則尚仍舊授臣恐非所以為公也疏入詔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讀行下於是潛善等批上意諭珏珏堅持不可膚敏奏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



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論事膚敏力辭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二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入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上深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夷狄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不在盜賊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饗饗富貴尤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

應奉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板播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夷狄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疏奏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初溫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卓有以螺鈿為之者守臣錢伯言奏發赴行在上惡其靡亟令碎之通衢 詔自今服

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  
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  
制無益於國若時施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源忠鯁  
而無顧忌亟當獎擢昭示勸旌

臣留正等曰忠言之於國猶脉理之於身也脉理通  
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為用君  
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言而開  
創大業武帝奢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  
仁傑而不至於亂亡言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大  
上皇帝導臣使言委曲開諭無所不至三紀之間博  
謀兼聽見於施設者不可勝紀間有逆耳拂意之論  
自敵已以下受之所不能堪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

非甚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  
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

宋史全文卷十六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潘廷筠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張曾效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五

宋欽宗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詔求言監察御史余應求先為校書郎嘗上奏畧曰獻言者皆曰夷狄外侵而邊鄙未寧為可慮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為可慮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彊為可慮臣以為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罷不急之

務減無名之費躬節用裕民之德去蠹國害財之政用  
計數之臣治轉運之法則財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令  
高買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勵士氣付之  
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彊詔特賜章服 自  
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復沮抑言者故當  
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諺 丁卯金人  
犯濬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  
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敵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



數千人敵因不得濟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初敵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二千騎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其言州縣無備邀取金繒暴宮禁間事者皆藥師之為也已已詔親征先是太學生陳東率在學諸生伏闕上書畧曰臣等聞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

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邊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至是黼竄永州黼賣官取賊無厭

京師為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閣黼至雍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黼罪請誅之取其首以獻勛削官放歸田里繼而羈管循州尋賜死彥亦賜死皆籍其家 上皇如南京 庚午以兵部侍郎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李棣副之聶山為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待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

廷辨考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考莊即具奏詔綱立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

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  
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將用  
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知兵  
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  
曰李綱莫能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懦儻使治兵願  
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即命除綱  
右丞內侍王孝竭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  
上色變曰卿等無執朕將親往陝西治兵以復都城決

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  
守為然上意稍定即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謂綱曰  
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受命與稅同出中夜上  
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見禁衛擐甲  
乘輿服御皆已陳列綱厲聲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  
願扈從以巡幸乎皆呼曰願以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  
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  
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至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

敵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  
悟始命輟行 辛未上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將士於  
固守之議始決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  
一都指揮使曹瑁副之 白時中罷坐主出奔議也

邦彥起復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仍兼門下中書侍  
趙野王孝迪門下中書侍郎蔡懋尚書左丞簽書樞  
密院耿南仲同知 壬申詔每路差近上內侍一併督  
臣將勤王兵入援 癸酉翰林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

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  
小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  
自敵騎扣河梁方平燒橋而遁敵不得遽渡取小舟  
以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  
以旋行無復隊伍敵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  
守河我輩豈得渡哉 是夕金人攻宣澤門李綱臨  
募敢死士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初治都城四壁守  
凡四日治具粗畢而敵抵城下矣 以鄭望之充軍



前計議使高世則副之望之即行少頃敵亦遣吳孝民至甲戌鄭望之入奏引見金使吳孝民奏曰上皇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歡好可也向者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執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昉奉使鄭望之高

世則副之 乙亥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上命李  
綱督將士扞禦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綱登城督戰  
自卯至申殺敵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  
敵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康雍丘扶溝鄆  
陵僅存敵耻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  
董有鄰率衆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  
也 李旻鄭望之等在敵營斡里雅布見之需金五百  
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匹衣緞百萬疋割大原中山

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為質望之辭以親王年幼  
乞遣郡王望之再三言之韓黑雅布曰遣親王郡王各一  
人至河即還宰相候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韓黑雅  
布遣蕭三寶奴耶律忠王訥等來 丙子詔大金所需  
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不  
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尚  
恐未能敷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  
用者限日下於戶部尚書聶山等處送納又詔蕃衍宅

諸王金銀絹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司官察視曾  
經賜帶各家有見在金銀只今納元豐庫若敢隱庇轉  
藏並行軍法諸宮觀寺廟奉先普安諸墳六尚局諸局  
并開封府公用金銀拘收納左藏庫 時從王孝迪之  
議揭榜立賞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都城大  
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  
為之一空李綱因對奏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  
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

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綱因巡城傳聖旨收榜人心稍安以康王為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閣見宰執李昉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親王送到河亦無他王正色曰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謂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亦不足充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大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信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

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  
擇使與之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今有司會  
計少遲之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  
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  
執皆謂都城患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  
足較也綱因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  
金人歟我此徐議也朝廷即以誓書往所求皆與之以  
李鄴高世則為送伴使副綱尚留三鎮詔書不遣幾少

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為後圖也 庚辰張邦昌從康

王詣敵營 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

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騎自京東

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 丁亥靖難軍節度使河

北河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

原秦鳳兵至闕下既入見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

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

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

敢知也 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  
節制歸一不能濟願勅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老而  
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暲可也於是別置宣  
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以平仲為都統制應四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  
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  
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不相統  
一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託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



始分矣 太學生陳東又言梁師成當正典刑詔黜為散官命開封府吏押至八角鎮殺之 癸巳李綱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等是日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聲勢然其實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角一旦之力為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

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錮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二月丁酉夜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劫敵寨以敗還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姑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甚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敵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逗遛半月重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劫掠糧

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之謀師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養子也上以其驍勇屢召對許以成功當授節鉞平仲議欲夜叩敵營生擒韓里雅布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數日行路及敵人皆知之敵先事設備故反為所敗李綱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陽門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敵騎出沒鏖戰斬獲甚衆復犯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

却之上初滿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執臺諫交言  
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所殲無復存者上  
大震驚有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  
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  
罪綱以謝敵也 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  
東上閣門事王球使斡里雅布軍齎李綱所留割三鎮詔  
書以往仍就迎康王 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  
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

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又曰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小挫亦豈足為辱況示怯示弱竒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又曰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除親黨外任遣家

屬隨之遠去豈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  
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  
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閤然騷動弗安其  
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  
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  
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  
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  
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又曰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

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網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網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於是軍民數萬人擁伏闕下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衆指李邦彥數其罪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百姓乃擊登聞鼓山呼震地開封尹王時雍

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濋奏於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黽勉從之不然且生變於是遣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言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嚮而磔之號於衆曰此逆賊也即矯詔曰殺內臣者無罪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上即復李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而罷蔡懋綱固辭



上不許命復節制勤王師种師道亦歸其辭士庶知二  
人復用遂散時師道實不罷盖外議流傳之妄云 范  
仲淹追封魏國公司馬光贈太師張商英贈太保 除  
黨籍學術禁 王孝迪罷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 壬  
寅以沈晦假給事中從皇弟肅王使幹里雅布軍先是康  
王在敵營幾月幹里雅布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代之  
己巳康王自金營還 丙午敵退圍京城凡三十三日  
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

去 己酉李綱言澶淵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退也  
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  
人之去三日矣蓋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上可其  
請於是分遣將士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  
擊之 李邦彥奏立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兵者依軍  
法 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 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  
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用奸人不輕爵  
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燕游之地不竭爾力以廣

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詔河北堅守  
仍出奇掩擊時韓雍雅布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  
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郡亦然 李邦  
彥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  
耿南仲左丞李棣右丞 蔡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  
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鷗上言賊臣蔡京以奸  
邪之術誑耀人主收天下之士以為腹心遂致賊盜蠭  
起夷狄亂華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竄京儋州尋又竄京

子孫三十三人遇赦不許量移京行至潭州而死京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以召釁誤國為宗社奇禍雖以譴死而海內以不及正刑誅為恨蔡攸從道君南下或云將遂復辟於鎮江尋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安上復命即所在斬之蔡脩亦以復辟之謗被誅童貫初貶池州居住移柳州尋下詔數其十罪追斬於南雄州貫惡稔釁盈卒以起戎胎禍流毒四海雖醢其軀不足以謝天下云 楊時兼國子祭

酒敵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尼瑪哈攻之不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不克遂分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自李綱建議盡遣城下兵追韓里雅布之師及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尼瑪哈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於上前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上前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矣再進猶及金人於潯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

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當時行移文字出於  
密院者則令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諸將莫知  
適從三月張邦昌罷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中書侍  
郎靖康之初首為宰相而因循失措者吳敏與處仁也  
奸巧自營而廢國隄防者恪與聶昌也詔金人要盟  
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  
咎已黜元主和議之臣又詔种師道等往助三鎮播告  
中外使知朕意命李綱迎上皇於南京夏四月上

皇至京師 復春秋學官 追復呂公著等官 五月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從楊時之請也徽猷閣待制譚世

勣又言亦不當以安石從祀不報 六月丙辰太白熒

惑歲鎮四星聚張 壬戌彗出紫微垣 秋七月除元

符上書邪等禁 彗出東北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

徐處仁吳敏罷以唐恪為少宰何臬中書侍郎陳過

庭尚書右丞許翰罷同知以聶昌代之李回簽書樞密

院事 九月金人陷太原始尼瑪哈久攻太原不下乃於

城外築城居之分兵防守使內外不通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尼瑪哈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金人盡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擒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提舉單孝忠三十六餘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初尼瑪哈烏實伊都自太原斡里羅布達蘭棟摩自燕山會於山後草地避暑且議事及秋乃還議者謂尼瑪哈烏實伊都



三大帥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而我援兵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冬十月竄李綱言者謂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又指言十罪於是落職宮觀責授節副建昌軍安置以綱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 丁酉幹里雅布陷真定府帥臣李邈措置乖謬本路兵馬都鈐轄劉塈率衆盡夜搏戰城上敵人初攻北壁塈力拒之至是偽移攻東城邈復趣塈往應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敵

人忽鼓衆憑堞而上城陷李邈不能死為敵所擒竊猶  
率衆巷戰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  
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金人所守遂之孫氏園山  
亭中解絛絕脰而死邈被執至燕山亦不屈死之 戊  
戌幹里雅布尼瑪哈以書來責問契丹梁王及伊都蠟書并  
割三鎮差楊天吉王芮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  
弟鄆王并太少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命王  
時雍曹蒙館之時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絹增歲幣并祖

宗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宿師暴露日久  
欲厚犒之天吉訥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先是幹里雅布軍既還尼瑪哈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迪  
等以和議之書上之尼瑪哈聞幹里雅布獲金帛不貲而  
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數輩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  
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虜抗且彼既領  
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  
不遣有都營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訐詐以  
情告館伴邢倬曰金國有伊都者領契丹精銳甚衆  
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敵倬遂以聞大  
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倬賜伊都納衣巾中仍賜倫等  
絹各千疋白金千兩倫至尼瑪哈所首以其書獻之尼瑪  
哈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  
帥從長措置尼瑪哈遂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

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  
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  
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  
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  
東入麟州為尼瑪哈遊兵  
所得故敵以為辭云

尼瑪哈陷汾州知州張克戩堅守以待敵俄聞朝廷分  
河東為兩路隆德為東路平陽為西路各命守臣救汾  
兵未至而城陷克戩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  
家死於難者凡八人紹興中贈忠愍 下哀痛詔命兩  
河互相救援 雨木冰 壬子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

號命康王使幹里雅布軍先是王雲奉使軍前回稱金人  
索謝和議禮物須康王親到議乃可成故有是命 尼  
瑪哈陷平陽府初金人犯汾州議者謂汾州之南有回牛  
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琬  
統衆屯平陽以扞北邊然國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  
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  
此而使戰乎金人領精銳師寇回牛嶺於山下仰望  
官軍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進

前俄而官軍潰散遂越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  
凡官吏皆縋城而出已而威勝隆德澤州皆陷 追王  
安石所贈王爵 辛酉种師道薨上臨其喪哭之甚哀  
後諡忠憲 十一月甲子康王入辭上賜以玉帶撫慰  
甚厚王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戊辰  
雲至自軍前言事勢中變欲得三關而止不然進取汴  
都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 己巳集百官議三鎮於延  
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

溥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當  
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會李若水歸自尼瑪哈所  
慟哭於庭必欲從其請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  
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桌謂唐恪  
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  
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梅執禮建議清  
野尋召孫溥及執禮入對議遂定 癸酉晚金人至河  
外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有羅索大

王者曰南兵雖多不足畏之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王師悉潰遂長驅而南 乙亥命康王再使幹里雅布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輦輅以行仍尊金國主為皇叔上尊號十八字 丙子王及之同金國通知使王訥來云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為言陞對殊不遜有奸臣輔闇主之語上下洵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書敕何棗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



河之命何也橐不肯書因請罷遂斷諸路門橋諸軍城  
守至晚詔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關  
渡河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  
風而潰京師聞之閉門清野 丁丑王雲耿延禧高世  
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  
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  
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 庚辰康王至相州 壬  
午康王次磁州州人殺副使王雲先是雲奉使歸過磁

相言金人聲勢非前日比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  
撤近城民居令運積穀入城磁人以是怨雲王至懇謁  
嘉應侯廟百姓遮馬諫曰不可北去肅王已為人誤初  
言二太子重信義肅王至河必還大臣亦保無他今果  
如何雲乘馬在後語百姓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去也或  
曰已有萬人守北闕雖欲行不可耿延禧高世則諭雲  
勿與辯雲曰人言何足恤徐進至廟民心益忿至厲聲  
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細也祠神畢雲出遂被害及王

出廟門父老百姓前擁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離北門  
五六十里即有蕃兵王尚書是細作適已打疊了王遣  
人諭以不復北行衆乃引退初過河之明日巡警任永  
為敵騎所掩問王所在永不答後得脫因請王回相州  
會汪伯彥亦以蠟書來言敵遣五百餘騎沿路訪問欲  
邀襲王王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寧磁人殺王雲不令  
北去且聞敵已南渡故復回相以俟聖裁王令韓公裔  
訪得他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一知者何棗

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傳尚書右丞遣耿南仲使幹里雅布軍聶昌使尼瑪哈軍許以大河為界且告和

甲申初下詔清野內外驚擾軍民乘時掠財貨焚屋宇有城東巡檢龍清等捕殺三百餘人稍定未幾罷清野指揮民間鼓舞而鐵騎已逼城下矣乙酉幹里雅布犯京師初种師道聞真定太原皆陷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及陝西制置司團結兵時總管張叔夜制置使錢蓋得檄各統兵赴闕會師道卒唐恪耿南仲專務議

和語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京城下何以給之兼既已議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下寧不激怒乃止兩道兵令毋得妄動如已起發却於元來處分屯兩軍遂散陝西軍往秦鳳熙河南道軍往金房安復州及寇傳城四方兵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上四軍中軍効勇及東西路弓手七萬人分四壁守禦大風拔木張叔夜帥師入衛初上以手札趣叔夜提兵入衛叔夜即自將中軍二子伯奮伯熊將前後軍凡三萬人

至尉氏遇賊遊騎轉鬪已丑至京城屯於玉津園至是勤王之師無一來者東道總管胡直孺為敵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尋擢叔夜簽書樞密以其兵入城同孫傳措置四壁 閏月唐恪罷以何臬為右僕射 甲午金人陷懷州守臣霍安國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訢張謀張潛統制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初城既陷尼瑪哈問不肯降者為誰安國曰安國是宋朝守臣率衆不降又問淵等同對云某等與知州

一體皆不肯降於是引令東北望金國拜降皆不屈尼瑪哈令解衣反縛之遂害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幾無噍類 丙申陷拱州 尼瑪哈犯京師屯青城 戊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率牙兵千餘下城與敵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 庚子金人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 癸卯張叔夜聞南壁飛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敵營欲燔砲架遙見鐵騎王師不克陣而奔相蹈藉及溺隍死者以千數 聶昌至絳州諭令割地絳人

不奉詔為鈐轄趙子清所殺剗其目碎切之昌附南仲至顯位每佐佑其說以誤國論卒至禍變天下以此罪之 丙午遣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士誨詣金營請和乞罷攻城斡里雅布復遣使來曰南朝約和失信今欲盡得河東河北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遣不割地大臣過營再講和好 敵以洞子屋負土填壕 戊申命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初虜攻城日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聞康邸奉使至磁



相間為士民所遏不得進此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宰臣視奏猶以大字為難唐老力爭曰今社稷危矣仰其拯國顧惜一大字非計也於是募武學生秦仔及張九成馮朝英甄邦傑四人齎詔皆假閤門祇候惟仔先至出宸翰云檄書到日康王充兵馬大元帥陳邁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王室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王捧詔嗚咽望闕拜恩軍民感動 壬子復遣曹輔馮澥及仲溫士誨使敵營

癸丑仲溫士誦回云金人須親王并何棗至軍前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下鋪地數尺連日夜不暫止敵於通津門及宣化門東立天橋數座下瞰城中砲傷王燮足流血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戰氣甚銳迫逐敵衆敵棄而北士卒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冰陷裂卒驚亂敵衆臨岸效死迎敵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 乙卯大雨雪彗竟天 丙辰金人由宣化門擁兵登城守禦人棄甲爭走通津門之南亦破敵兵

下城縱火殺旁居人殆盡金帥傳令殺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是日午時陷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敵騎之去也師道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初敵用雲梯薄城我以撞竿衝仆之殺敵兵三千人敵即收瘞及再攻城殺我軍三百五十餘人經宿猶伏尸城上破腦貫胷橫卧血中士卒見之心懼欲潰又王宗漣嘗許策應軍士告身金碗卒不與軍士皆怒出怨言再

召策應不肯就募京城闊遠斥候音問不相接妄傳語  
言相鼓唱將師莫有以身先士卒而禁制之故兩日之  
間四壁卒皆下 丁巳先是李若水出使留軍中久之  
及城陷金人令若水歸報趣何棗來議事若水入城見  
上曰金人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棗及濟王栩  
為請命使午後棗栩回同金人四人來議和御史中丞  
秦檜右司員外郎司馬朴相繼納款軍前 戊午上御  
宣德門赦守禦官吏軍民之罪傳宣撫諭兩國已有和

議各令歸業何棨鄆王楷詣軍前請和金人謂棨楷曰  
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金人所期在割地而已  
又欲邀上皇出郊棨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驚憂已病  
不可出必欲堅要朕當親往 己未何棨再往軍前詔  
曰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  
咨爾衆庶無致驚疑 辛酉車駕詣青城尚書右僕射  
何棨中書侍郎陳過庭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從二酋  
相見上與語惟尼瑪哈應答琅然斡里雅布唯唯而已 十

二月壬戌車駕留青城 是日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  
於相州 尼瑪哈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  
關白晚有榜云奉聖旨和議已定止是往來禮數未畢  
切慮軍民等疑慮今曉諭更令知悉 癸亥車駕自青  
城回父老夾道山呼拜於路側 甲子上御祥曦殿百  
官始造朝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 金人索金一  
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欲以犒軍朝廷令  
羣臣獻金帛諸王內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買金銀金

價至五十千銀至三千五百命王時雍兼領開封府尹  
與徐秉哲分東西廂括金帛御史監視納數敵索京城  
騾馬詔除見任職事官留馬一匹外並限三日赴開封  
府納隱留者全家行軍法賞錢三千貫於是自御馬而  
下得七千餘匹悉歸之 甲戌金人乞割河中府解州  
許之 乙亥康王至大名府時敵騎充斥攝大名尹張  
從請王移行府以河水方堅自相至大名雖涉河而地  
里不遠密邇王室發勤王之兵為便先是金帥遣使者

致書且傳二帥意云康王已據河北恐諸郡不肯交地  
請遣使迎之乃命曹輔由京東徃先是輔回稱不知康  
王所在 庚寅康王如東平府 尚書省火 雨雹

丁未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車駕詣延福宮朝太上  
皇帝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帥尼瑪哈亦遣真珠大王  
同使臣八人入賀 壬辰金人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  
詔敵再三易之遣中書舍人張徵行以曹輔不見王而  
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庚子車駕復幸青城



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以問蕭慶慶答云須  
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鼎李若水亦欲上親行上將從  
之會尼瑪哈致書以諸國畢集加其王徽號請再幸營金  
使有高尚書者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以  
行可也上欲無往恐敵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孫  
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賓客輔皇太子監  
國傅仍為留守戶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城桌以下  
皆從至晚遣王孝竭歸傳旨議事未畢來日入城 詔

令王若冲邵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制行事遣閤門宣贊舍人符彬持詔至北道總管司詔曰朕即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圍畧無外援比者敵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所請求靡有不從終未肯歛兵而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結集自保土疆使予中國不失於蕃夷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 辛丑車駕在青城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減七百餘人遣

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  
令先歸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鼎執政馮澥曹  
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升吏部尚書莫儔中書舍人孫覲  
尚書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  
宮初上幸敵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足各  
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  
而敵來索不已於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  
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優之家 丙午

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  
駕還闕二帥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

是日通奉大夫劉韜死於敵營韜守真定有威名敵人  
知之欲用為尚書僕射許以家屬行韜不可手書片紙  
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所以必死也乃以衣  
條自經於城南壽聖院 己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  
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疋詔令權住納  
庚戌大風霾 上遣中使還城中以陰雨打毬之會

未成尚須少留自上再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  
抵南薰門不可勝數至有焚火於臂或自燒其指或望  
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  
不聊生於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  
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啓祝聖回鑾  
祈晴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權秘書省校書  
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釋經板并  
館閣圖籍納敵營二月辛酉朔車駕在青城乙丑

都人傳聞軍前已擊毬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人至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周禮義內侍藍折醫官周道隆等稱各有窖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帥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掘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於是開封府復根括立賞限陳首京城大恐丙寅敵塹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京撫諭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

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  
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  
而吳玠莫儔自敵營持文書至今依戎主詔推薦異姓  
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  
傳等讀詔號絕即以狀態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  
趙氏敵以非其主本意却之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  
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  
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開封尹輔斬為首者一

人乃止初太上皇遲疑未行金令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金取內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效禁中所為及來邀上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遣并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為真定府走馬承受真定陷金人置之軍中用事云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



傳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并儻來督脅不已  
傳言於衆曰上蒙塵託孤於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  
從皇太子徃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  
薰門范瓊以死扞拒不令出傳留宿門下初太子將出  
人情洶洶瓊慮變生以危言警衛士然後益兵擁衛以  
出於是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  
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聞傳金人已定  
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

道簽狀推舉若不從便屠城尚書左司員外郎宋齊愈  
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  
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云是日不書議狀者惟  
孫傅張叔夜 壬申取傅及叔夜往軍中 癸酉吏部  
尚書王時雍戶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官赴秘書  
省士庶僧道赴朵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戴事時孫  
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  
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吳玠莫儔持往敵營御史中

丞秦檜不書獨具單狀云敵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甲戌拜儔齋敵牒據文武官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冊立為皇帝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梟已下隨上在軍前人並取家屬戊寅敵遣元隨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為敵所殺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

五事肆罵不已尼瑪哈大怒即圍丘下敲殺之時年三十  
五若水將死奮罵愈切敵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  
數今南朝惟李侍郎者一人 初若水之出使也修武  
郎王履副之使還遷觀察使抗敵不回卒以俱死履臨  
被害畧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今天卒無言  
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 癸未城內復以  
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段四萬  
八十四匹納軍前 康王次濟州 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昌攝位朝士無貴賤多拱手臣  
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 乙酉敵以金銀不足  
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  
尚書禮部郎陳知質尚書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同見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辯對  
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緡  
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  
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長官也敵不勝其

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幾死殺執禮等四人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 延寧宮火元祐皇后因廢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初上與李若水大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及行也時六官有位號者皆從二帝惟后以廢得存 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令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外迎邦昌用申

時入城邦昌與百官交拜於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返以付范瓊即入懋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令廳募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初革既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又引太學生吳鉅朱夢說徐仁等數十人與參謀議革率衛士殺妻子以圖迎二帝欲奉九廟神主以從軍先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命兵突出十八門期用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惟兵部尚書呂好問監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革將起兵

其參謀吳鉅等曰事急矣緩則且泄有不測之禍是夜班直班廣等數百人排闥曰邦昌以翊日受策請舉事革以衆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遂與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謀給葦至帳下議事遂斬之其徒百餘人併戮河上革至死顏色猶不少變革為人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於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門佯



為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馬  
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  
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蹈受冊畧曰咨爾張邦昌  
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  
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  
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於御牀西側  
別置一椅坐受官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  
閤門使傳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

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大抵往來議事者并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 乙巳邦昌往青城見金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樓櫓其四乞俟江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為號稱大楚帝其七乞借金銀犒賞金皆許之

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覲張澂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蕭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秘書省官等亦從之先是敵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回其八人不回皆平日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臬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回令舉家北遷丁巳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

下皆行幹里雅布軍護送由滑州路進發 戊午金人漸  
下城令戶部尚書邵博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敵既  
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偽置官屬安撫士民至  
是率驅而北 己未敵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  
邦昌詣敵營辭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  
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 夏四月庚申朔大風  
吹石折木 車駕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尼瑪哈軍護送  
由鄭州路進發 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

王兵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

呂中曰靖康元年正月因太學生陳東等六賊之論竄殛王黼朱勔李彥等此舉差足以快天下之憤然敵已至城下矣寇迫京師始謀避狄以李綱一言而更為城守之策既已堅守又以李彥一言而更為卑辭之請种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老敵師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擊之計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為誤國而罷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為可用而復之自二月金人退至十一月復入寇凡閱十月宜上下協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堂方爭立黨論臺諫方追論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辯黨之

邪正追復呂公著等官罷安石配享除元符上書邪等禁復春秋學官真所謂不論砲石而論安石不講防秋而講春秋也敵之退師非吾德足以威之吾力足以制之特以二帥之勢未合恐為吾勤王之師所乘耳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與稱慶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出於密院者則令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以种師道一言詔河北出兵掩擊矣李邦彥又奏立大旗於河東北不得擅出兵三鎮不可棄固當外為棄之之辭而陰為援之之實今也一人言棄之便則不復念軍民死國之忠一人言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詔三鎮之民固守不下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未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使其合數十萬以為一誰能克之所以不能當者特以權輕兵寡勢孤力分遂為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為棄民棄師大矣猶可謂之不棄三鎮乎尼雅滿已據太原幹

禹不已陷真定兩河咽喉已塞而朝廷猶集議存棄  
三關地孰便范宗尹等七十餘人欲與之秦檜等三  
十六人欲勿與金人嘗謂吾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  
我已渡河矣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  
緩則遲疑而又變其說此靖康之所以敗也以四海  
之大無一人可以係天下之望而大臣多出蔡京父  
子童貫梁師成王黼之門敵既以無人狎中國天下  
亦以無人輕朝廷獨李綱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  
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  
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敵退之後數陳出師  
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不憂則讒  
間蠱起遠謫遐荒矣而大臣如李邦彥張邦昌吳敏  
徐處仁唐恪聶昌耿南仲終始以割地請和為言皆  
墮敵人計中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敵人之以和  
誤我也何梟孫傳猶以為地不可割謂金人之志不  
在割地都城既陷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

始而反信於城陷之後辜天下之望成不治之疾由  
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靖康之禍視石晉亦無以  
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  
人亦極力以禦之若非杜威之降敵晉未亡也契丹  
之取晉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燕取兩河再渡河  
再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夷狄終始實  
誤之也其始也開釁召禍其敗也又欲速和以免禍  
靖康之賣國降敵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主和之  
人即宣和開釁之人也誤宣和者小人之魁而誤靖  
康者小人之積習也惟張叔夜一人帥師入衛其後  
北邊卒不入其境不食其粟惟吳革一人欲出兵與  
之決勝其後謀起義兵卒為范瓊所殺惟劉韜與太  
學生徐揆二人死於敵營惟李若水罵賊而死他臣  
尚忍言哉嗚呼我祖宗以仁結民心未嘗妄殺一人  
以義結士大夫之心未嘗濫誅一賢者建隆開其源慶  
厯以後浚其流此治平丁未以前所以中外無事也



自安石行新法而祖宗以仁結民心之意失矣自司馬光等凡幾追貶劉安世等凡幾竄逐而我祖宗以義結士大夫之意失矣章子厚則因安石之所未甚者而甚之京黼則反因章惇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此靖康小人所以被禍最慘也然吾觀河東河北陝西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間迄於紹興迨十年寧不皆降敵太原孤城羸兵饑民尚二百六十日不下中創一郡被圍歲餘而後墮壽春一有敵百計死守凡且受攻而不能拔朝廷割城與之而其民閉門以拒之則吾民之不能負吾祖宗之仁者多矣士大夫受國厚恩而反忍於降敵忍於事異姓忍於背君父則士大夫負吾祖宗之義者亦多矣為吾祖宗之民者猶知有君民之義而為吾祖宗之臣者不知有君臣之義甚矣其可痛矣哉

宋史全文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六下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 潘廷筠

編修<sub>臣</sub> 裴謙履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 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 張曾效

謄錄監生<sub>臣</sub> 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六上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母曰

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

室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

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稱旨嘗侍道君習射於鄆

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入寇淵聖受禪

敵騎抵城下遣使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為質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敵寨時列兵四遠上意閒暇如平日會都統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敵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之曰為國家何愛身耶敵由是憚之不欲上留更請肅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上在相州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京師使人秦仔齎蠟詔命上為兵馬大元帥上捧詔嗚咽二年

即建炎元年

三月

丁酉金人以張邦昌僭位夏四月庚申朔金退癸亥邦昌冊元祐孟皇后為宋太后御延福宮探事人張宗得金人偽詔及邦昌偽赦并迎立太后書上揮涕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固諫乃止戊辰邦昌尊太后為元祐太后入居禁中恭請垂簾聽政以俟復辟庚午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壬申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為書貽上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

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  
諍而去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  
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  
右矣不恤也 癸酉張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  
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二帝出郊旣蒙塵而  
未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為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  
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  
之心上不許 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緬惟藝

祖之開基實自皇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  
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  
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  
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  
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先是呂好問  
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汪  
藻草書看詳行下 乙亥金人陷陝州知州事种廣死



之監酒務劉達戰死都監朱弁監甘棠驛孫旦遇害  
丙子范瓊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錄京城彈壓之  
功也 戊寅直龍圖閣朱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壻  
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來衛 宣總司前軍統制韓世  
忠膚施人少年善鬪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  
官公事陳豫惜其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已  
而為王師部曲從討諸盜屢有戰功是以其軍赴京師  
遂衛上如南京 庚辰上發濟州命張煥孔彥威劉浩

丁順等悉以其軍從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米會上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 癸未上至南京乙酉張邦昌見上伏地慟哭請死上以客禮見且慰撫之 忠州防禦使屈堅為金人所殺 上皇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觀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五月庚寅朔上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沉下僚禁從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應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常平散歛青苗錢穀亦令住罷祖宗以來上供皆有常數後因奏請增加當裁損以紓民力州縣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並行禁止應臨難死節出使軍前及沒於王事優

與褒賞應于民間疾苦並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陳述

龜鑑曰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高宗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遼國已三歲矣以夷事夷然猶背之豈能終事我哉戎心之不臧天實知之於是亟生吾聖人以平之我高宗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也是時金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大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不虞荐至敵於我俟命我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子河而河水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楊祖自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

之日劉光世自鄜延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況賜祀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卯謝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任然必俟道君便可即真之札然後不得已而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矣

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辛卯尊靖康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史冊可令

國史院差官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龜鑑曰罷青苗錢捐常平穀裁損上供歲增之數禁止州縣納租槩量賦歛違法之弊是所以回建隆至仁之脉而曩時誤國害民如京貫黼勳等子係更不復叙又所以懲崇觀不仁之轍詔改宣仁謗史追貶確卞邢恕此張敬夫所謂此撥亂反正之閎綱古今人心之天理也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業而垂諸無窮也

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范訥為京城留守 癸巳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  
門下侍郎耿南仲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薄南仲之為

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 甲午資政殿學士李綱為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

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傅亮通判滑州亮為人

勁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為悖傲不遜降

通判河陽 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 乙未

宋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

不與僞楚事故擢用之 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  
自是受僞命者稍稍引退矣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  
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行至太  
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畧謂和不可信守未易  
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  
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  
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  
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



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  
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  
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  
法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下侍郎簽書樞密  
院事曹輔薨始輔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  
整兵伍二曰彊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馭  
用之四曰經理盜賊恩威並行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  
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

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  
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衛禁旅合十餘萬人靖康末衛士  
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  
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  
惟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  
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  
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定  
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

張俊苗傳等並為統制官又命廊延路馬步軍副總管  
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中書舍人朱勝非兼權  
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常  
憑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戊戌詔故尚書吏  
部侍郎李若水忘身殉國知死不懼可特贈觀文殿學  
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修職郎王倫  
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改傳  
雱為祈請使時潛善等復主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

為界 已亥手詔天下曰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  
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  
異賞非戎備無僇工若羣臣狃於故習導諛諱過大臣  
蔽賢所舉非實臺諫糾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  
赦 李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  
官鮑貽遜統勤王兵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方孟卿檄  
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殺掠如故綱至  
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桀驁不以

時登舟欲乘間遯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路權安撫  
司事李彌遜謀大擒羣賊於轉運司執德與其徒聶旺  
皆磔於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 庚子詔以靖康大臣  
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潯  
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吳敏移柳州責授  
秘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遂責提舉南京鴻慶  
宮李稅於惠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提舉  
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

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共政稅文中望之鄴皆使虜請  
割地者故責之 辛丑詔張邦昌可依文彥博例一月  
兩赴都堂先是御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  
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  
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  
岐又請罷綱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  
岐乃退 壬寅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東  
南茶鹽公事尚書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置司真州

時東北道梗鹽筴不通楊祖言真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賈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 試開封尹徐秉哲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鞫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 癸卯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院編修官 乙巳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

薨叔夜旣北遷道中惟時飲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  
者曰過界河矣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死時上聞叔夜  
與御史中丞秦檜之忠遙拜叔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  
使檜落致仕充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梈孫傅  
輩以誤國故不得錄梈至北邊不食死傅北遷後不知  
所終 丙午追貶蔡確蔡卞邢恕坐誣謗宣仁后且自  
言有定策功也 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之

大事記曰吾觀元年金之入寇三道也不惟監司帥  
守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驤維州之韓浩潁川



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趙  
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楊粹中開寧府之楊隸  
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閱桑景詢曹謂  
郭忠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縣官  
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一將一校如李政杜績  
趙叔皎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惟劉豫傅亮等三人  
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  
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揮已不謄報於河之東北  
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使忠  
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曹勛自燕山遁歸宣仁皇后令勛奏上以再使  
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上 庚戌徽  
猷閣待制宗澤知襄陽府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

有是命 乙卯監察御史張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恭  
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誰為此謀者  
今亟還京城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  
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  
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一舉五利而陛下不為不知誰  
為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  
渡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  
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

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諭旨留之乃罷所言職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初遣傅雱使敵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乃更命望是月皇叔光化軍節度使士儂知南外宗正事士儂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 六月己未朔新除尚

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故主  
議和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  
上不報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至姑熟中丞顏岐  
遣人持劾副以遺綱上聞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董耘  
徃勞又命執政燕綱於金果園綱力辭上趣召入見於  
內殿綱涕泣上亦感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忝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  
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則不當為相則不可

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曲留聖慮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於淵聖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謝 新知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其二論

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  
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  
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奸藏慝嫉賢蔽  
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上  
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庚  
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其一曰  
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  
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俎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術也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

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克而二  
聖有可安之理矣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  
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  
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  
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  
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  
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三則四  
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



康臣以為皆非計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一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榜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罪廢之人不當盡復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願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五曰議偽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膝於偽庭者不可勝數宜等

差定罪以勵士風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七曰議守大略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女謁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位固寵而不敢言遂至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九曰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

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偽命二章不下 開封尹徐  
秉哲梅州安置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  
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  
巡幸劄子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  
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  
府以備巡幸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  
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上曰執政  
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曰臣請與之廷辯上

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猶力  
主之綱詰難再三曰邦昌當正典刑而反尊崇之如此  
何也況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  
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  
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伯彥  
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  
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  
偽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乃出綱奏 詔置檢鼓院於

行宮便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  
乃置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封  
事僉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 呂頤浩為徽猷閣直

學士知楊州宣和末頤浩為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人

入寇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 癸亥中

書侍郎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 太傅同

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李

綱言偽命臣僚王時雍等四人與金人傳導指意議廢

趙氏又受偽命為執政宜為罪首上顧呂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秉哲已先竄於是移王時雍吳玠永州莫儔全州並安置

龜鑑曰公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獨留中而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莫甚於僭叛莫甚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者上之所以未遽行此以祖宗不忍輕用刑誅不忍於殺大臣也顧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傳曰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管蔡至親周公亦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滅

也若使覆宗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  
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守節者何辜焉

故知懷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綱  
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廉鮮  
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  
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  
顯著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始上知若水  
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遂自安國及劉韜已  
下次第褒錄之 李綱留身奏事上曰卿昨日內殿爭

邦昌事內侍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  
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  
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  
請以所編三君行事紀要錄以進上可之 甲子李綱  
兼御營使時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  
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  
邦財寬民力改敝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  
監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



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上許之

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它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警耻亦可復也

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知通州胡安國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中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珏試中書舍人靖康末三人俱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景衡珏間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 乙丑召張所傅亮赴行在初李綱旣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公能先國事後私怨不亦美乎潛善許諾

上悅乃召用焉 丁卯手詔河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  
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方命帥遣  
師以為聲援應州縣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  
破賊者當授以節鉞應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  
其守臣皆遷官進職餘次第錄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  
者以聞 尚書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  
汝礪自京師入見上復命為郎汝礪因對論遷都利害  
以為中原決不可舍以為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

陷狄人之計既對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礪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亟為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酖毒上嘉納之

戊辰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賊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

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開封尹缺綱為上言綏集舊都非澤不可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上許之使澤知開封府

龜鑑曰自網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  
以修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  
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  
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  
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  
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剋東南官田而募民給  
佃俾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  
遣張所招撫河北王夔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  
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  
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李綱為上言河東  
北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  
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

年亦已勞矣恩卹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因令赦  
併示德意上嘉納 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  
賜兩河市軍需因遣使臣賁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  
且命起京東夏稅絹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  
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應募者甚衆 頒軍制二十  
一條凡師行鹵掠若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  
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  
從事 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

置射士縣五百人從之以諸路盜賊多故有此請宗  
澤至東京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  
盜賊縱橫人情恟懼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  
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大  
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即  
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於朝廷戊寅同知樞密  
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宣義郎傅雱特遷宣教郎充  
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軍前通



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使國勢自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  
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 已卯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  
為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  
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  
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  
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楊廬沿

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  
南外總分為十九路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從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  
州領兵馬鈐轄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  
軍事皆以武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  
置辦集以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員隨軍一  
員留攝帥事憲臣文武各一員彈壓本路盜賊自帥府  
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九十六萬七千五

百人非要郡不預又別置水軍帥府兩將要郡一將網  
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之積  
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司幹辦  
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委憲司措置 京城留  
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 秦梓充樞密院編修官梓  
檜兄也政和中用梁師成薦經赴御試除學官已而廢  
斥至是以檜故用之 金石副元帥宗傑卒於燕山  
宗傑  
即幹里雅布也 壬午戶部尚書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

知開封府宗澤為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首  
抗疏請上還京繼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賊臣張邦  
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  
人心而觀天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  
京者不過如邦昌輩陰與賊虜為地願陛下早降敕令  
歸謁宗廟垂拱九重幸甚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許  
高河北西路許亢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坐流瓊州吉  
陽軍高亢至南康謀為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

宜斬之李綱言高亢大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主守倖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乃各進一官丙戌李綱留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熙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河北之人為金賊所擾未有所歸而關陝京東西流而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

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  
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  
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惟  
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  
然後令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  
搔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陝茶馬司  
益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右之馬以給諸軍三曰募民出  
財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

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  
刑司潰卒廂軍各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  
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綱又言步不足以勝  
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  
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  
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  
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布以  
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

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丁亥張所借通直郎充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上皇既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遐方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



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網諫而止又論待遇諸將恩數  
宜均一上皆嘉納之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  
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  
過齊愈於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算問之齊愈笑曰李丞  
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今建明乃爾今西北之馬  
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藝極  
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責十萬緡以養今詎堪此  
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

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恚且怨  
齊愈不樂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  
手曰適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搖手曰公受禍自此始  
矣 秋七月己丑朔樞密院都承旨王燮為河東經制  
使直祕閣傅亮為副使 庚寅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分討軍賊亂兵自宣和末羣盜蠭起至是招安赴  
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上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  
而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

術致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亂網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擊李昱斬之既而杜用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効盜益衰辛卯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罪

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  
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  
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故綱  
以危法中之皇叔貴州團練使士瑀以義兵復洺州  
士瑀岐簡獻王少子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  
是纔弱冠也乙未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御營使  
司同都統制已亥詔省臺省寺監官減學官館職之  
半以常平事歸提刑司市舶事歸轉運司罷諸州分曹

置掾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請大夫出職  
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  
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李綱言艱難之際  
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  
貲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 辛丑詔曰  
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  
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軍以援京城及河北  
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迎奉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

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  
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  
勢寢彊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  
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  
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  
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為上言今縱未能入關  
尤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而近議紛紜謂陛下  
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

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綱再拜賀因  
乞降詔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  
竄邦昌偽命之臣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  
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 一曰諸侍從而為執政者  
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是也 其二曰諸庶官及  
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權范宗  
尹是也 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  
也 其四曰事務官者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

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翺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留



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使者黎確  
李健陳戩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次於遠小處  
編管 耿南仲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延禧提  
舉江州太平觀 癸卯腰斬通直郎宋齊愈於都市齊  
愈赴獄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情  
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  
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  
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受偽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

議者或以為寬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  
為避狄之計來春還闕時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皆欲奉  
上幸東南故有是詔李綱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  
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  
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  
西北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脆遇敵則奔南方城壁  
又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為安臣竊以為過矣望  
乞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丙午綱與潛

善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上乃許幸南陽同知樞密院張慤言戶部財用惟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姦臣誤國變祖宗轉般倉良法每歲失陷糧斛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檢察催促從之丁未上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使於別館優加待遇澤謂二聖

在外必欲便行誅戮恐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  
國體莫若拘縻於此俟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特從  
寬貸及是詔下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  
浸漸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  
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  
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  
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金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  
家訐謨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以彰國

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陛下察之詔答曰卿彈  
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澤  
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鑒詔賜澤襲衣金帶尚書虞部  
員外郎張浚為殿中侍御史上見浚雍容靜重即欲用  
之黃潛善又稱其賢遂有是命癸丑衛尉少卿衛膚  
敏言今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睢陽駐蹕咸以為宜  
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  
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

海負山帶海為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趣下嚴詔夙期東  
幸別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屯京邑時上雖用李綱  
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珏亦言南  
陽城惡不可恃騎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  
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  
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江東經制使王玠副使傅亮辭  
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亮既行兩河響

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於是權始分矣工部員外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鑄錢百三十二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辦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八月戊午朔洪芻陳冲余大均周懿文張卿才李彝王及之胡思八人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之及是獄成

勤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貶竄君子以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杭州軍亂縱人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已未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泣上初未識太后比至宮中愛上如已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馬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御營使司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前軍統



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賊之勞也時內侍康履始用事  
光世曲意承之 壬戌尚書右僕射李綱守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先是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矣  
潛善與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  
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  
存亡於此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知譖愬之言其入  
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已行事

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因極論君子  
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上  
但慰勉之網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並相之命同知  
樞密院事張慤兼御營副使 癸亥命御營使副大閱  
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  
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為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  
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數以聞其後悉令計置輕貨  
金帛赴行在 丁卯三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

義巡社令憲臣提領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  
久行前此論民兵者皆莫及也 庚午名元祐太后所  
居曰隆祐宮於是后更稱隆祐太后隆祐本欽聖憲肅  
皇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絢朱勝非失之

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學於程頤靖康中  
召為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東都  
尚書右丞許翰薦於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熙豐間  
程顥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高弟門人有故監察御

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今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後黨禍作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為首至大觀以後時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事必敗乃召時至經筵淵聖皇帝擢為諫官以論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於上復召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願

之學已而傳之寢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自售  
於時而識真者寡矣 詔真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  
士張自牧赴行在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准備差  
使 癸酉耿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  
乙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  
河北招撫使張所纔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  
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自置招撫司河北  
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院事

張慤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今留京師以招  
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朝廷以河  
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  
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盜賊公行亦豈招撫司過  
耶益謙小臣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謙分  
析所方招米豪傑以忠翊郎王彥為都統制効用人岳  
飛為准備將彥河內人後徙居鞏懷讀韜略習騎射其  
父竒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能與敵

角所竒其才故擢為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為人傭耕去  
為市遊徼使酒不檢上之在相州也飛以効用從軍至  
北京坐論事罪廢至是授所軍中時河東經制副使傅  
亮軍行纔十餘日伯彥等以為逗遛使即日渡河亮言  
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何  
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根柢為之請且言潛善伯彥  
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  
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

人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  
潛善有密啟明日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  
赴行在綱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豈難得綱曰  
亮謀略智勇可為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人之用  
將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語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  
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  
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於是殿中侍御史張俊亦論  
綱以為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



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  
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  
軍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任吏為姦擅易詔令竊庇  
姻親等十數事俊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上召綱  
入對諭曰卿所爭細事耳何為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  
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才方今人才以將帥為急  
恐不可以為細事若以為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  
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

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  
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  
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為  
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  
衆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  
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  
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

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  
不足慮翌日遂罷綱提舉杭州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  
十五日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  
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  
然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  
綱真以身殉國者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數月間茫  
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  
臣紛紛皆官於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

去則二事將何如哉兩河無兵則夷狄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上曰肅亦何罪但黨耳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留臣無益因力求去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陝西弓箭社弩手法養兵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

教閱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不果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綱所施行者是日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龜鑑曰綱之言雖忠綱之謗愈多願岐邦昌黨人也於公未至而沮之宗尹嘗仕邦昌者也於公已至而沮之宋齊愈又嘗豫立邦昌議也及與公議國事又從而沮之君子之難進易退也如此加之藩邸舊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經制之司罷而綱之去已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盈篋綱之東政凡七十五日而所與共治者它有人矣當時挽而留之者不授之散地則寘之極典公之去就甚輕而

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網在位則措置兩河民兵相集網去則兩河無兵而夷狄橫矣網在位則叛臣偽黨稍正典刑網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網在位則幸褻鄧之策從宗澤還京之請網去則淮陽有驚而翠華南渡矣

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建炎後以黃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潛善等憾欲以

伏闕事中東然未有問也會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  
間言宮禁燕樂事上諭輔臣以澈所言不審潛善乘是  
密啟誅澈并以及東皆坐誅東始未識網特以國故至  
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上甚悔之 乙酉御史  
中丞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  
所指何事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  
本心但激於忠義未審國家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  
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

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  
今若較其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  
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留  
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  
聖慈上為宗社下為億萬生靈特賜主盟厚加任使疏  
入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章疏仍封景衡  
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 九月己丑建州軍亂 壬辰  
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於是黃潛



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 詔江池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寶為文 甲午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丁酉詔荆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搔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仗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賁以行皆無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

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搔擾者重寘於  
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柵必令寬爽官吏  
毋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庚子宗澤自河北引  
兵還京師 壬寅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圭陞招  
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  
所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二聖北狩鑾輿未復寰宇  
痛心况陛下抱父兄之念為何如哉惟陛下至誠克已  
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陞則思二聖垂溫清之

宜御飲食則思二聖失膳羞之節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樂之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奉迎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乙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戰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一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

人運車者十有一軌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  
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  
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  
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  
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深  
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  
用者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  
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

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儻敵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御不報澤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遂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狂寇今陛下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

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珣言黃潛厚為戶部尚書潛厚乃  
潛善之親兄祖宗以來未有弟為宰相兄為八座而同  
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則不然竊聞潛厚潛善皆  
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為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祖宗  
之法潛厚身為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  
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之於有  
過之地疏入上遣張慤諭旨珣言不已於是潛厚卒改

命戊申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以所部渡河與金人戰破之遂復新興縣已酉詔諜報金人欲犯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不為久計應合行事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募民入貲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用張慙請也慙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國用賴以無乏然中書自作

酒肆議者或以為苛碎焉 士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  
副使張邦昌賜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  
持不可及是間敵以廢邦昌為詞復入寇上將南幸而  
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 乙卯詔成都在京兆襄  
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  
漕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言本朝提封萬里京城號  
為腹心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乃欲去  
而之他是并心腹而棄之願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



議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及

金人戰於新鄉縣敗績彥奔太行山聚衆準備將岳飛引其部曲去自為一軍未幾彥軍復振岳飛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卮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庚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大略且言今年河流不水

請上還京消滅敵寇又言陛下奈何偏聽奸邪之語以  
巡幸為名於偏遠州軍為朝宗之地言極切至始澤所  
建明上多報可惟經三省樞密院則每為黃潛善等沮  
之至是澤條上五事臣竊見黃潛善福建人汪伯彥徽  
州人內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議無遠見議論偏頗皆  
欲贊陛下南幸既而澤見詔書有俟四方稍定即還京  
闕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西  
諸郡求軍須者皆輟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為間上遣中

使撫問既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京且言欲遣  
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  
此舉可保萬全或奸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  
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  
然後奉迎鑾輿復還京闕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  
心上優詔答之 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  
舊宮祠時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罪未已章再上乃有

是命 丁卯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  
制置使 有內侍自京賫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  
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  
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  
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初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國  
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  
生東頭供奉官令繒令繒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為嘉  
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擁一羊謂之

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生子伯琮是夕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已卯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為之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舷叱賊為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劾統制官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珪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世忠觀察使上下聳然始知有國

法 李則言舊制闔廣市舶司抽解舶貨以貴細者計  
網上京餘本州打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令計網費多而  
弊衆望復舊法從之 庚辰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  
務劉光世討鎮江府叛兵御營統制官苗傅從光世行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  
至是始日輪一員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  
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  
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多奉之而臺諫無

敢言者 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至鎮江  
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淵等紿賊以  
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餘騎兵戮  
於市無得脫者 戊子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鄂州居  
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  
懷怏怏不平之氣而常州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  
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  
蕭牆之內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姦罔上

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 辛卯

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傅雱

副使馬識遠至汴京詔趣還復遣倫與王弁見宗維議

事

宗維即  
尼雅滿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守尚書左丞兼

提舉戶部財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

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畫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

事有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

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



母得受復舊典也 丙午尚書左丞張慤守中書侍郎

兼職如故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丞兼

權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刑部尚書

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軍政

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

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從之 金人陷河間府

十有二月丙辰朔詔朕朝夕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

進對隨事盡言退閱四方奏牘少空則披覽載籍鑒觀

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司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辛酉初命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命赴都堂審

察除應待報人外皆罷之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

杭州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  
賊陳通出不意遂出迎淵後三日淵俊入州治命軍士  
分守諸門通等立於譙門之外淵召其首三十人至庭  
下遽執之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要斬之凡百八十餘  
人俊取杭州甲妓張穰以歸 癸亥金人犯汜水關初  
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諸帥分道入寇中原  
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邢煥為光州觀察使用右諫

議大夫衛膚敏論也膚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迺者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驚駭願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佞幸干

請而與之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  
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托乞  
御寶以行下者並重寘於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  
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戊辰衛膚敏上  
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四事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  
內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 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  
唐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  
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

地矣重聞敵已濟河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  
見者皆義之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添差入內  
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靖康末坐典砲失職有旨遠  
竄至是復用之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朝弄權怙寵勢  
可炙手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童貫譚稹梁師  
成之下奈何用赦復之上亟寢其命 甲戌羅索犯同  
州守臣鄭驤死之 丙子詔侍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  
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容機落致仕與外任官觀既草詞衛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為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佐以自輔未聞有求閹宦於閒退之中而進用之者命遂格 戊寅言者請以臺諫論奏係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事可以為鑒戒者陳諸黼扆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為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庚辰給事中劉珏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初膚敏受命纔再旬言事至十數黃

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珏言憲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備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今一則易以廉車一則尚仍舊授臣恐非所以為公也疏入詔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讀行下於是潛善等批上意諭珏珏堅持不可膚敏奏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



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論事膚敏力辭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二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入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上深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夷狄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不在盜賊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富貴尤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

應奉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板播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夷狄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疏奏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初溫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卓有以螺鈿為之者守臣錢伯言奏發赴行在上惡其靡亟令碎之通衢 詔自今服

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  
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  
制無益於國若時施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源忠鯁  
而無顧忌亟當獎擢昭示勸旌

臣留正等曰忠言之於國猶脉理之於身也脉理通  
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為用君  
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言而開  
創大業武帝奢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  
仁傑而不至於亂亡言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大  
上皇帝導臣使言委曲開諭無所不至三紀之間博  
謀兼聽見於施設者不可勝紀間有逆耳拂意之論  
自敵已以下受之所不能堪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

非甚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  
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

宋史全文卷十六上